

外国作家文学书简丛书 程代熙 主编



FAJIEYEFU
WENXUESHUJIAN

法捷耶夫 文学书简

FAJIEYEFU
WENXUESHUJIAN

李必莹 译

751265
F024

外国作家文学书简丛书

程代熙 主编

法捷耶夫文学书简

李必莹 译



88J05/15



10005905

程代熙 主编
外国作家文学书简丛书
法捷耶夫文学书简

李必莹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230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2,500

定价：2.90元

ISBN 7-5396-0142-6/1·124

《外国作家文学书简丛书》序

程代熙

有人认为，受过基本训练，有资格当文学批评家的，是这样三种人：艺术家本人、哲学家和大学文学教师。在这里首先是艺术家本人，他是优秀艺术的鉴赏者。但他对艺术的理解是直觉的而不是辩证的——他讲不出多少道理来。的确，文学艺术家精通语言，是他们自己艺术作品最好的批评家；最好的诗歌批评家很可能就是诗人。但是，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艺术家们对艺术作品的评论之所以宝贵，就在于他们坚持技术效果，在这方面他们是内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当然是有话可说的。

讲这番话的，是新批评派的创始人之一、英国著名文论家约·克·兰塞姆(J.C.Ransom)。

兰塞姆的这番话，诚然不无偏颇、片面之嫌，从中外古今文学史上拣出几个针对性的反诘的例子，也未必会费去多少心神。但你却不能完全驳倒他。所以最后你还不得不承认他的这席话是很有见地的。

T.S.艾略特是本世纪有数的几个大诗人之一。他也同时是一个见解深刻的文学批评家、新批评派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但是，他的理论就不以严密和整一见长。再举一个比他更早一些的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例子。大凡读过他的理论著作《论浪漫派》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活泼的形象性超过了严谨的逻辑性。他那饱含情感的、妙语连珠的笔锋，可以使你为之倾倒；俏皮的嘲讽可以令你为之叫绝，但你最后又不得不为他那遭到了削弱的说服力不胜惋惜。

作家的文学书简比起他们的评论文章和理论著作来，更加专注于个人的直接艺术感受和与个人审美意味息息相关的艺术欣赏，更加专注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技巧上的探索与追求；更加专注于个人艺术经验的得失和升华；更加关注于他们所从事的艺术事业及所参与的艺术运动的前途和命运；更加专注于艺术家之间友情的交流与披露……

作家的文学书简不是，至少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公诸于世才写的。这一点，与文学作品就截然不同。如果我们把作品看成是作家个人生活的不完整的翻版，那么，他们的文学书简就不啻是他们生活的直接写照了。因为这些书信里，作家的内心世界可以不通过作品中常见的那个说话者，而直接地、毫无一点掩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文学书简是作家为自己撰写的一部独特的文学传记；

文学书简是研究作家的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文学书简是一座多采多姿的人类艺术文化思想宝库。

正是基于此，我才萌发了编辑一套《外国作家文学书简》的设想。初步计划拟编辑18、19和20世纪30余位外国著名作家的文学书信。就中，不仅有浪漫主义作家，现实主义作家，更有流风各异的现代主义作家的文学书信。

关于这套丛书的设想，首先在一些同行人士中引起了共鸣，例如著名文学翻译家，也是老出版家的辛未艾同志，就对这套丛书的设想很是欣赏，甚至有些责怪我为何不早一点同他打招呼。有的同行尽管工作日程已经相当饱满，还是慨然应允担任翻译。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这套丛书的设想充其量不过是一纸蓝图而已。当然，如果没有有胆识的安徽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的关注，这项不大不小的文化建设工程也就无从落实。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上述同行、翻译家和出版家再申谢忱。

1988年1月14日于北京东郊

目 录

《外国作家文学书简丛书》序……………程代熙

1	致罗·萨·泽姆莉娅奇卡(1924年9月26日)……………	1
2	致罗·萨·泽姆莉娅奇卡(1926年12月4日)……………	3
3	致罗斯托夫无产阶级作家协会(1927年1—2月)……………	6
4	致伊·谢·马卡里耶夫(1927年9月12日)……………	10
5	致弗·彼·斯塔夫斯基(1928年7月16日)……………	13
6	致亚·绥·绥拉菲莫维奇(1928年12月15日以前)……………	16
7	致罗·萨·泽姆莉娅奇卡(1929年12月)……………	18
8	致亚·绥·绥拉菲莫维奇(1931年4月3日)……………	21
9	致阿·马·高尔基(1931年6月30日)……………	26
10	致阿·马·高尔基(1932年3月14日)……………	28
11	致阿·马·高尔基(1932年4月1日)……………	31
12	致阿·马·高尔基(1932年8月25日)……………	34
13	致阿·马·高尔基(1932年9月18日)……………	39
14	致米·亚·肖洛霍夫(1933年8月21日)……………	41
15	致谢·米·爱森斯坦(1933年8月22日)……………	42
16	致彼·安·巴甫连科(1935年3月5日)……………	44
17	致尤·尼·李别进斯基(1935年4月10日)……………	48
18	致埃·伊·舒布(1936年2月26日)……………	51
19	致尼·阿·奥斯特罗夫斯基(1936年6月28日)……………	53
20	致彼·安·巴甫连科(1936年10月24日)……………	56

21	致米·阿尔特曼(1938年4月)·····	60
22	致阿·米·谢苗诺夫(1939年3月)·····	61
23	致叶·谢·布尔加科娃(1940年3月15日)·····	64
24	致阿·尼·托尔斯泰(1940年11月16日)·····	66
25	致阿·鲍·德尔曼(1942年9月16日)·····	67
26	致伊·利·谢利温斯基(1942年)·····	68
27	致弗·维·维什涅夫斯基(1943年3—5月)·····	70
28	致罗·萨·泽姆莉娅奇卡(1943年5月14日)·····	72
29	致《苏联作家》出版社(1943年5月17日)·····	73
30	致维·奥·彼尔佐夫(1943年11月30日)·····	77
31	致列·尼·马尔丁诺夫(1944年1月10日)·····	78
32	致马·约·阿利格尔(1944年11月21日)·····	80
33	致捷克《青年战线》报编辑部(1946年1月)·····	84
34	致安·奥·斯捷潘诺娃(1946年5月22日)·····	85
35	致瓦·弗·奥维奇金(1946年6月20日)·····	87
36	致尼·谢·克列缅季耶夫(1946年6月24日)·····	88
37	致《文学报》编辑部(1946年10月19日)·····	91
38	致苏联部长会议(1947年1月11日)·····	93
39	致《斯大林近卫军》报编辑部科姆巴尼耶茨 (1947年2月)·····	94
40	致阿·奥尔洛娃(1947年4月25日)·····	95
41	致达·库和马·季·安德罗索夫夫妇(1947年8月31日)·····	96
42	致伊·利·克列姆廖夫(1947年8月31日)·····	98
43	致国家文学出版社(1947年10月14日)·····	100
44	致安·阿·日丹诺夫(1948年3月6日)·····	101
45	致奥·德·福尔什(1948年3月)·····	102
46	致格·赫·察普林(1948年3月31日)·····	104
47	致柳·伊·克利莫维奇(1948年5月2日)·····	105

48	致阿·谢·布什明(1948年10月11日)	107
49	致米·米·左琴科(1948年10月12日)	112
50	致格·赫·察普林(1948年10月25日)	113
51	致叶·伊·科瓦利奇克(1949年1月27日)	115
52	致Ф.М.戈洛文钦科、阿·康·柯托夫、 尼·谢·罗吉奥诺夫(1949年3月)	117
53	致亚·菲·柯列斯尼科娃(1949年6月1日)	118
54	致亚·菲·柯列斯尼科娃(1949年6月16日)	123
55	致马·雅·波利亚科夫(1949年8月20日)	127
56	致列·彼·柯列斯尼科夫(1950年3月30日)	128
57	致亚·菲·柯列斯尼科娃(1950年5月6日)	130
58	致K.爱伦堡(1950年8月)	133
59	致弗·伊·斯科平(1950年8月)	135
60	致康·亚·费定(1950年12月14日)	139
61	致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1951年1月5日以前)	140
62	致伊·古·凯宾(1951年2月19日)	141
63	致加·叶·尼古拉耶娃(1951年3月29日)	143
64	致尼·谢·罗季奥诺夫(1951年4月10日)	144
65	致康·费·皮斯库诺夫(1951年6月)	145
66	致米·马·柯尔廖夫、尼·瓦·列休切夫斯基 (1951年6月)	147
67	致亚·菲·柯列斯尼科娃(1951年9月26日)	149
68	致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1951年11月12日)	152
69	致阿·康·柯托夫(1951年12月2日)	153
70	致沙尔诺夫斯基(1952年3月10日)	155
71	致康·亚·费定(1952年3月26日以前)	157
72	致亚·菲·柯列斯尼科娃(1952年5月10日)	158
73	致奥·德·福尔什(1952年5月)	160

74	致阿·康·柯托夫(1952年5月)·····	162
75	致亚·鲍·戈利杰温泽尔(1952年6月5日)·····	164
76	致伊·费·捷沃相(1952年6月6日)·····	165
77	致朱塞佩·贝蒂(1952年11月10日以前)·····	167
78	致薇·卡·凯特琳斯卡娅(1953年2月6日)·····	168
79	致康·米·西蒙诺夫(1953年2月8日)·····	174
80	致阿·亚·苏尔科夫(1953年4月—5月)·····	175
81	致伊·雅·瓦西利耶夫(1953年6月12日)·····	180
82	致克·尼·斯特列利琴科(1953年8月12日)·····	184
83	致康·米·西蒙诺夫(1953年9月17日)·····	185
84	致安·马·乌皮特(1953年9月19日)·····	188
85	致米·瓦·伊萨科夫斯基(1953年9月20日)·····	192
86	致格·叶·伏罗希洛夫(1953年10月8日)·····	194
87	致伊·雅·伊利因(马尔夏克)(1953年10月28日)·····	195
88	致鲍·列·别利亚耶夫(1953年11月3日)·····	197
89	致安·马·乌皮特(1953年11月18日)·····	199
90	致维·康·特列尼约夫文学遗产委员会(1953年11月)·····	200
91	致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1953年11月)·····	202
92	致纳泽姆·希克梅特(1953年11月)·····	203
93	致第122中学文学小组组员(1953年12月2日)·····	205
94	致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1953年12月30日)·····	207
95	致亚·伊·别塞勉斯基(1954年1月8日)·····	209
96	致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54年3月30日)·····	211
97	致列·彼·柯尼斯尼科夫(1954年3月30日)·····	215
98	致安·奥·斯捷潘诺娃(1954年5月19日)·····	217
99	致纳·阿·马加利弗(1954年6月17日)·····	218
100	致弗·亚·扎哈罗夫(1954年11月14日)·····	221
101	致埃·尤·特里奥莱、路易·阿拉贡(1954年11月23日)·····	222

102	致“艺术”出版社(1955年1月8日).....	224
103	致亚·菲·柯列斯尼科娃(1955年1月12日)	226
104	致马·特·波斯列多维奇(1955年2月16日)	229
105	致伊·帕·梅列日(1955年2月18日)	233
106	致菲·谢·佩斯特拉克(1955年2月21日)	236
107	致薇·米·英贝尔(1955年2月24日)	240
108	致鲍·谢·留里科夫、维·米·奥泽罗夫 (1955年2月25日).....	242
109	致弗·亚·扎哈罗夫(1955年2月25日)	243
110	致弗·维·伊万诺夫(1955年3月)	246
111	致格·伊·柯诺瓦洛夫(1955年5月7日).....	248
112	致维·莫·瓦日达耶夫(1955年8月7日).....	249
113	致维·莫·瓦日达耶夫(1955年8月21日)	251
114	致列·马·列昂诺夫(1955年8—9月).....	253
115	致亚·菲·柯列斯尼科娃(1955年10月23日).....	254
116	致格·赫·察普林(1955年10月28日).....	256
117	致弗·弗·叶尔米洛夫(1955年11月12日).....	259
118	致马·约·阿利格尔(1955年11月24日).....	268
119	致叶·达·苏尔科夫(1955年12月9日)	270
120	致亚·瓦·索洛多夫尼科夫(1956年2月7日).....	272
121	致谢·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56年3月13日)	273
122	致亚·菲·柯列斯尼科娃(1956年3月16日)	275
123	致谢·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56年3月)	280
124	致费·彼·布洛奇尼科夫(1956年4月10日)	281
125	致德博夫(1956年4月21日)	282
编后记		286

1 致罗·萨·泽姆莉娅奇卡^①

1924年9月26日，克拉斯诺达尔

亲爱的罗扎莉娅·萨莫伊洛夫娜！

您是否收到了我的第一封信？信里面谈到了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请原谅，现在的这一封信是纯属个人性质的。我有一件事情求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它迫使我考虑作某种“路标转换”。

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用远东革命时期的题材，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逆流》^②。我在“青年近卫军”^③无产阶级作家小组里阅读了这篇小说，颇受好评。后来发表在《青年近卫军》杂志1932年第10期上，过了一段时间也得到了我们党的批评界的好评。应该说，我的这篇小说是断断续续抽空写的，非常吃力，没有时间，正如您知道的那样，时间被学习和党的工作占去了。

最近我强烈地希望继续写作，可是时间却越来越少（正巧有一大堆工作）。我已开始写一部新的中篇小说，但是进度非常慢。

《青年近卫军》劝我基本上转向文学工作，它说，如果我抛弃文学工作，就是“毁灭天才”，而我没有向党组织提出减轻某

① 罗·萨·泽姆莉娅奇卡(1876—1941)，列宁的老战友。1924年法捷耶夫在罗·萨·泽姆莉娅奇卡的领导下，在俄共(布)莫斯科扎莫斯克沃茨区委工作。

② 1923年5月—10月完稿。最初发表在《青年近卫军》1928年第9—10期上。1934年作家将它改写为《阿穆尔团队》(新编)。1938年起以题为《阿穆尔团队的诞生》刊出。

③ 无产阶级作家“青年近卫军”小组是以俄共(布)中央和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青年近卫军》杂志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组织。1922—1924年，法捷耶夫是它的成员。

些负担的请求，因为我十分热爱党的工作，何况我今后写作情况如何当时也不得而知。因此，我没有对您说过什么有关我的文学活动的情况，便上克拉斯诺达尔去了。我的新中篇小说《泛滥》^①（取材于远东革命时期的农村生活）是一点一点地完成的，发表在莫斯科的《青年近卫军战士》文选中。对它的评价也很好。两部作品成功的标志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立刻买下了这些作品的版权，以供作出版五至八千册的单行本之用。此外，《十月》杂志建议我将《泰加病》^②卖给它，这部小说我没有写，还只是一个计划；一些杂志来函约请我当撰稿人，还有一系列事实表明，我不仅有强烈的愿望，而且显然有从事这一事业的能力。有什么好说的呢，我现在从事的党的工作不会让我有写作的可能，尽管我非常向往写作。我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我一贯认为（而且我的这个看法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出版物的决议中得到了证实）文学是生活中的十分重要的一种现象，直到现在我仍坚持这种观点，在为无产者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掌握文学是完全必要的。

我和巴拉诺夫商量的这个问题。他看过我的一些作品（他很喜欢），看过关于我的一些评论，我们一起得出结论，我应该将主要精力投在文学工作上。最可接受的、最恰当的、保证我不脱离党和群众的方案是，让我转到莫斯科某个报社的“工人生活栏”工作。通过和工人通讯员，和一些最大的企业以及工人群众的联系，经常了解世界和全苏的大事——这一切能使我每天感受到我们苏联生活脉搏的跳动，而我对文学工作的爱好同报社的工作是不会发生矛盾的。

因此，我的请求就是：请您敦促把我派到莫斯科，并通过中

① 写于1922—1923年，当时法捷耶夫在矿业学院学习。

② 1924—1925年的未完稿小说。素材、时间、地点以及一系列情节与《毁灭》接近。其中有一个片断以题为《密林中的人》，在作家逝世后发表在《青春》1956年第10期上。

央帮助我转到报社工作。就是这么一个请求。

您假期过得怎么样？康复了吗？克拉斯诺达尔传说，要召您进莫斯科，是真的吗？您是否收到那里的来信？我在这里，大家把我给忘了；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我一无所知。巴拉诺夫、布尔纳耶夫等等向您致以深切的敬意。

您的 亚·布雷加^①

又及：您对上述观点有何看法？我想知道。

2 致罗·萨·泽姆莉娅奇卡

1926年12月4日，莫斯科

亲爱的罗扎莉娅·萨莫伊洛夫娜！

我从雅罗斯拉夫尔回来才一个星期（在那里写完了一部中篇小说^②，它将于12月底或1月初出版），到时候我一定送一本给您），就已经陷进了令人不愉快的作家事务中，不由得要想向您抱怨几句。我们的文学运动有几个特点：第一，在苏联各地，特别是在一些大的无产阶级中心，一批极好的文学青年在成长（遗憾的是，他们文化水平低，幸好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低，并在尽力克服这种状况）——这是一种好的实际情况，它说明，应当在这个领域做工作；第二，很值得注意的是，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上层，除去党内几个好的重要人物外……还有一些令人非常、非常不愉快的人，有些人甚至十分腐败，他们无论对党还是对我国所发生的一切都了解甚少。在这部分，请允许我说，“积

^① 法捷耶夫参加游击队时用的姓。

^② 指《毁灭》。

极分子”中繁衍着最低级的诽谤、陷害、妄自尊大和种种其他“好”事。譬如，这些“积极分子”中的某些人(象B这样的老党员，他早就开始写作，但是我认为，他完全是个同党离心离德的人)在刚开过的“瓦普”全会^①上，主要集中打击了两个工人青年波洛西辛和戈尔巴托夫，他们是莫斯科和顿巴斯工人文学小组去年推荐出来的。全会选我当组织书记。当然，我基本上还是要从事创作——否则就失去了把我调离党的工作的全部意义，——不过，我显然要花不少时间在组织工作上。我现在的计划大致是这样：首先，以几个大的工人中心为目标，使它们有可能更快地成长起来(譬如，直到现在还是把顿巴斯的“钻孔”^②和萨马拉的某个协会等同看待)；其次，在各地，首先在莫斯科，摸清楚工人文学小组中最有才能的和最牢靠的青年人的情况，我要亲自和他们联系，帮助他们成长，将最成熟者向各杂志推荐；第三，最终实现同接近我们的同路人(塞富林娜、列昂诺夫、弗谢夫、伊万诺夫等)，首先同农民作家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到那时我们就不会害怕任何无谓的纠纷(以及任何无谓的争斗)了。至于谈到我们的某些相对说已经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作家，那就要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和解、“协调”起来，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非常、非常不招人喜欢……当然，象绥拉菲莫维奇^③这样一些有名望的作家，他们总是会支持健康倾向的。

在滞留雅罗斯拉夫尔期间，我走了几个支部，参加了市积极分子会议，也看了一些工人俱乐部。我认为那里的党的工作状况令人沮丧。大多数组织有市侩习气(除了有一万四千名工人的大“红色彼列科普”之外，那里没有大企业，但是也感觉得到“红色彼列科普”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软弱无力，当然，这不是由于

① “瓦普”是“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在1926年11月27日—28日召开的“瓦普”全会上，法捷耶夫被选进主席团和书记处。

② 指20年代的顿巴斯无产阶级作家小组。

③ 亚·绥·绥拉菲莫维奇当时任《十月》杂志主编。

它的过错),整个说来,有一种惰性,许多俱乐部肮脏不堪、完全荒废。然而,合作社的工作却做得很好。省委书记是斯特罗加诺夫(您也许认识他?),我喜欢他。据说,他是索尔莫夫地方的工人。那里还有一个相当强的人物,宣传鼓动主任柯列斯尼科娃(26个巴库政委中的一个政委的妻子),但是我没有机会和她接触,因此无法对她进行评论。

可以说,“家庭”情况使我很苦恼:我的妻子一次出差去莫斯科的时候,省国民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选她(在她缺席的时候)当协会理事会文化处处长。等她回来以后,省委才明白犯了错误:第一,让她当文化处长就如同让伊柳沙·扎尔金德当省委组织部长一个样,——她根本不适合做哪怕只要一点儿组织能力的工作;第二,她在这一年的工作中,在做日常行政、组织方面的琐事中,在很大程度上当然要丧失掉自己在社会科学系所学到的东西(您自己知道,做起这种工作来是多么缺少时间看书),从社会视角看,这也很不合适,因为在教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理论探索方面她有很强的才能,——过两个月她本来应该回大学当助教,她大概如“科学语言”通常所表达的那样,很快就能上讲台。在省教育工会工作的这一年(您想象一下,这有多么乏味?!要是我才不想当省教育工会的文化处长哩!)很自然,会把她远远地甩在后面的。而对我来说,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害处”是,我不得不过两年多不同妻子在一起的生活。于是我便这样软弱无力地来一番自我安慰:地下工作者坐牢、离家的时间或许会比这更长。玛丽娅·萨莫伊洛夫娜^①说,现在不可能把她召回来,因为一个什么选举职务的通告惹起了麻烦。

罗扎莉娅·萨莫伊洛夫娜,虽然您曾经怀疑过我会给您写信,可是,您瞧,我却对您唠叨了一大堆有味和没味儿的事情。我没

^① 罗·萨·泽姆莉娅奇卡的妹妹。当时任俄共(布)莫斯科州委宣传鼓动委员会主席。

有什么其他的新闻。矿业学院的同学我还没有见到，因为我在忙着开全会。答应让我参加莫斯科河南岸市区的一个优秀支部。我很想写作，我将继续写对您说过的那部长篇小说①，我终于在夏天开始写了。您的工作情况怎么样？你们那儿的孟什维克们在干什么？我还是希望能到你们的工厂去，出于……无产阶级作家的好奇；拉狄克在《真理报》上骂当代作家，说他们不够好奇。如果有时间，请来信谈谈您自己的健康情况和情绪。等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时，我们就一定能见面。

祝您万事顺遂。

致最友好的敬礼！

亚·法捷耶夫

3 致罗斯托夫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1927年1—2月

罗斯托夫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应“瓦普”书记处之托，我给你们写这封公函。请原谅，我因病没有及时给你们回信；此外，自全会召开以来的这段时间，“瓦普”的其他工作人员全力投入了成立苏联作家联合会的工作，没有人能代我写这封回信。然而，应该说，我还在卧病期间就给布瑟金②同志写了一封详详细细的信，对你们在来信中所涉及到的一切问题作了说明，并且请他将信在“拉普”③会上宣

① 指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

② 亚·伊·布瑟金(1900—1943)，苏联作家，“拉普”理事会的理事。

③ “拉普”系“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

读。现在有四点推测：(1)或者是布瑟金没有收到我的信，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寄的是挂号信，地址写的是《苏维埃南方》——布瑟金亲收；(2)或者是布瑟金认为没有必要在“拉普”会上宣读此信，那么因为沉默而应该受到指责的就不是“瓦普”理事会，而是布瑟金；(3)或者是他宣读了这封信，但“斯卡普”^①主席团不了解“拉普”的情况，因为斯塔夫斯基^②同志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沉默，而我却已经写信给“拉普”理事会的理事布瑟金了；(4)或者是“斯卡普”和“拉普”主席团都认为这是一封“私人信件”，因而认为它不是给主席团的回信，这么一来就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斯卡普”和“拉普”主席团是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形形色色官僚主义工作方法的拥护者的？

不过，我不得不再作一次回答。实际情况如下：

(一) 关于《在文学岗位上》^③的错误，关于对同路人和苏联作家联合会的态度

《在文学岗位上》，包括第5期在内，确实存在你们所指出的对同路人的错误态度。“拉普”记得，我以此为题作过报告；“拉普”同样记得，我们当时决定对这个问题不作决议，而是等我在莫斯科弄清楚怎么解决“瓦普”的路线以及《在文学岗位上》杂志今后的路线问题，弄清楚能否通过“和平途径”纠正这些错误以后再说。现在“拉普”的信姗姗来迟，因为，第一，《在文学岗位上》编辑部在“瓦普”全会上真心实意地承认了自己的这些错误，并且答应改正；第二，《在文学岗位上》从第7期起就不再犯这些错误；第三，全会纠正了

① 系“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北高加索联合会”的简称。

② 弗·彼·斯塔夫斯基(1900—1943)，苏联作家，记者。曾担任“斯卡普”书记(1926年起)、罗斯托夫《高潮》杂志主编(1927年起)，“拉普”书记(1928年起)、《新世界》杂志主编。

③ 1926—1932年期间“拉普”的机关刊物之一。